

#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2010)

李向玉 主編



澳門理工學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

#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2010)

李向玉 主編

澳門理工學院 出版

##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2010)

主 編：李向玉

副 主 編：周 荐

編輯助理：梁國豪、繆麗芳、鳳于

封面設計：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24cm×17cm精裝本

版 次：2011年11月第一版

印 數：1,000本

定 價：澳門幣 80 元

ISBN : 978-99965-2-038-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主禮嘉賓



出席“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的嘉賓、學者合照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及  
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女士蒞臨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暨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詞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為研討會作專題學術講座



李向玉院長頒發紀念品予許嘉璐教授



李向玉院長頒發紀念品予李衛紅副部長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孔繁清教授在閉幕式上作總結

# 目錄

“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辭(代序)	李向玉	1
在“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	許嘉璐	3
加強學術交流 促進澳門發展		
——在“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李衛紅	4
中文“官語化”與葡文國際化：澳門語言政策取向	周慶生	17
一國兩制精神與香港語言政策	田小琳	29
“一區兩語”的困惑——澳門語言翻譯現狀與語言政策	李長森	43
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談起		
——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語言政策的一點建議	殷國光	58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的語言生活	吳偉平	62
中國城市方言接觸中的時間維度	張維佳	71
語文政策相關因素芻議	謝建猷	82
話語研究的中國範式	施旭	87
通用語言元素與建構全球和諧社會的關係	胡百熙	98

普通話的地域性評價標準·····	馬秋武、趙永剛	108
大中華繁簡字使用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蘇金智	121
漢語詞典詞性標注問題淺議		
——從海峽兩岸語文辭書在詞性標註問題上的不同做法談起·····	周  荐	126
澳門語言生活三題·····	程祥徽	137
澳門特區的語言應對·····	黃坤堯	147
澳門特區行政公文亟待改善·····	鄧景濱、李  靜	161
澳門社會語言研究三十年·····	閻  喜	175
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推動中文和葡文教育·····	孔繁清	193
舊形式與新內容——以清末國民必讀書為例·····	沈國威	197
試論民國日文版《山西省志》的幾個特點·····	王  熹	225
19世紀傳教士江沙維對漢語的看法·····	內田慶市	241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Chit Cheung Matthew Sung, Kun Zhang		254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an “Europeanizati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The Case of NP+的+VP·····	Zi-yu Lin	282
The Intera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cao’s Multilingual		
Society·····	Lin Wei	295
後記·····		324

# “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

## 開幕式致辭(代序)

李向玉\*

尊敬的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  
尊敬的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女士，  
尊敬的各位嘉賓，先生們、女士們，大家上午好！

在國家有關部門的鼎力支持下，由澳門理工學院、北京語言大學、教育部語用所聯合組建的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2009 年 11 月 17 日在這裡宣告成立，並舉辦了“2009 澳門·語言接觸與跨文化交際”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年後的今天我們又在這裡聚首，以“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為題展開新一輪的更加務實的學術研討。各位嘉賓、專家、學者從祖國大陸，從香港，從日本，風塵仆仆來到澳門，來到澳門理工學院，與本澳的學者一起就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兩日的學術討論，相信一定會對本澳語言研究水平、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制定水平的提升有絕大的助益。我謹代表澳門理工學院向各位嘉賓、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歡迎和崇高的敬意。

澳門是一座美麗的小城，總面積不足 30 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55 萬；澳門又是一個複雜的大語境，除中文、葡文這兩種正式語文外，尚有英文、菲律賓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語文流通使用。眾多的語文、璀璨的文化在澳門這座小城發生激烈的碰撞，演繹出語言文化交流史上華美的篇章。澳門引起世人矚目的一點，就是四百多年以來它始終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橋梁和紐帶而存在。明中葉後形成的西學東漸的第一次高潮中，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即有數百人之眾，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者即有沙勿略、范里安、羅明堅、利瑪竇、龍華民、羅如望、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羅雅各等。此後，馬禮遜編纂的全世界第一部《華英字典》也是在澳門完成的，此書開了中西字典編

---

\*李向玉：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纂的先河。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仁人志士，有不少也在澳門留下了他們光輝的足跡，如《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中國偉大的民主主義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奏響《黃河大合唱》的偉大的音樂家冼星海，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者之一的葉挺將軍。文化的碰撞造就了澳門，語言的交流成就了澳門。正因此故，如何對澳門的語言問題，尤其是中葡英三種語言間的關係以及由此引發的異彩紛呈的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是澳門理工學院始終關注的一個課題，是成立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初衷，也是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澳門理工學院是一所小而精的高等學府，葡語、英語等科目始終是理工學院的主打學科。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將中葡英三種語言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現象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我們希望通過一些項目的設立和研究，使理工學院為澳門的文化事業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做些基礎性的工作。我們歡迎未來有更多關心澳門語言文化事業的學者常來澳門，常來澳門理工學院，給我們以指教。我們深信，通過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澳門——這顆東方璀璨的文化明珠，必將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彩。我們更渴望澳門理工學院能為這顆東方文化明珠未來煥發出更加迷人的神韻而作出應有的貢獻。

謝謝大家！

# 關於澳門語言規劃的思考

許嘉璐\*

各位嘉賓，各位師友，各位同行：

現在正是理工大學學生準備考試的時候，所以儘管會議對同學們與會表示歡迎，但是“分，分，學生的命根”，所以他們還是很少來；於我則“正中下懷”：最好同學們不來聽。這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秘不可示人的話，而是怕誤人子弟。本來我想婉言謝絕向玉院長對我的邀請，因為這段時間確實很忙，但會議的主題“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震撼了我。這樣一個題目，可以說是在一個地區或者是一個國家的語文生活當中是個頂尖的議題。作為澳門的著名高等學府，理工大學居然要把這樣一個課題提到內地、澳門和香港學者的面前來討論，這也感動了我。所以我就冒昧地應允出席。但是，由於前一段時間身體不太好，公事、私事纏身，的確沒有很多時間做更充分的準備。我十五年前曾經是國家語委主任，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支持而不干預，幫忙而不添亂”，儘管現在我還是國家語委的“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但是都是事到臨頭才思考。現在這方面的最高長官就是剛才給我們致辭的李衛紅副部長。現在讓我一個已經離開崗位十幾年的人再來談語言規劃、語言政策問題，確實感到有點舊話重提，卻又跟不上形勢的感覺。因此剛才向玉院長說的兩句話我實不敢當，一句話是他“再多說一句就是犯罪”，第二句我的“精彩的講演”。實不敢當！醜媳婦總要見公婆。“三日入廚下，洗手做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那麼我就作為年邁的新媳婦做一碗羹湯給各位，各位是公公婆婆，有的是小姑，請你們嘗一嘗。

下面我講三個題目，即三個問題：第一，老生常談地說一說“語言的功能”；第二，談談“澳門的語言生活”；第三，現在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

\* 許嘉璐：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語言的功能，在從事語言文字工作和研究的人的著作或教學中，開宗明義都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或以這一點作為立論前提。但是，基於個人這幾十年的思考，我對傳統的定義還是有所置疑，想在這裏斗膽地貢獻出來和大家切磋。所有的關於語言的經典定義都說，“語言是人類思維與交流的工具”。我也沒有大的創造發明，只是把兩個詞顛倒過來：“語言是人類交流與思維的工具”，即語言的本質功能首要的是交流而不是思維。因為要交流，所以人類發生了語言，發展語言。因為發生和發展了語言，人類才可以用它來思維。這已經被無數的事實所證明。例如幼兒牙牙學語，作為個體的語言是怎麼發生的？當他沒有掌握詞彙，不能說連串語言的時候，見到一個他喜歡的東西，可以在媽媽的懷內朝著那個東西“呀呀呀呀”。這就是他的語言。他並沒有用語言思維，就用“呀呀呀呀”表示要那個東西。這個“呀呀呀”是為交流而發生的。請各位專家和同學不妨注意一下，當和別人交談的時候是不是在腦子裡先有了成串的語言才說出來？其實不是，我們思考的是一個形象，是一個朦朧的概念，或者再擴大，是一種理念。因為已經有了語言，所以當交流時並沒有經過大腦臨時準備語言，話就成串地跳出來了。例如現在我在演講，沒有稿子，只有一個理念：我要表達。我在說第一句話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第二句話的準備。諸如此類，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實證。有了這些實證，還可以從哲學的角度進行理性的分析。說語言的第一個功能是交流而不是思維，思維是因為語言的發生而形成的，當然並不排除語言在思維過程中的作用。什麼時候語言的作用最明顯呢？例如在我們面對稿紙或計算機鍵盤的時候，一般是先形成一句話才能寫出來、鍵出來。但是這是交流的一種非主要形式。為什麼我在這裡談自己對語言功能的一點想法？是因為只有認清了交流是它的第一功能才有後面的問題發生，最終落到語言的規劃和語言的政策。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的第一點。

第二點，正是由於語言的本質功能，因此語言首先是社會現象，其次才是個人現象。這個話似乎沒有多大意義，不！由於語言是個人的，所以語言有創造；由於語言是社會的，因此個人的語言創造，不能多，不能濫。個人的語言，需要被主流語言也就是語言使用者的多數接受，才能進入民族語言

的系統。這種吸收，可以是短暫的，也可以是長久的。例如現在網上的流行語，大陸有“‘被’加薪了”、“‘被’工作了”等等說法。所謂“被”加薪了，是沒有加薪，而被說成已經加薪。“被”字的這個用法，是一個網友評論時政時用的，一下子就在網絡上流行了，千百萬次地使用，乃至已經進入主流媒體。這是個人現象變成了社會現象。但是我預計，按照語言學的規律，它在語言現實中的存在是暫時的，可能兩三年後就會消失，因為它違背了語言的固有規律，“被”字的使用規律。如果我們注意一下網絡語言中的這種現象，會發現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每天都在消失。這說明個人語言現象和社會語言現象在交集中發生了種種矛盾。因為它是社會的現象，因此社會有責任保護、保障每個人的語言權利，有責任為在本地區所流行的語言提供平等的地位。所謂平等的地位，就是要允許使用，各種語言都允許使用，允許用它來發表自己的文章和見解，允許在法庭上、在處理公共關係和私人關係事務時作為分析、辯論、判斷、定讞的語言。但是社會是複雜的，例如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很多朋友恐怕不知道在北京到底居住著多少民族。上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是 56 個民族都有人居住在北京，包括人數最少的赫哲族、西南的仡佬族、獨龍族等。但是作為一個靠公共資源支撐的社會，不可能用 56 種語言為市民服務。如果一位獨龍族的少女或者是帥哥要用獨龍語講演、寫文章，沒有幾個聽眾和讀者，難道也要配備翻譯？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賦予不同語言以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依據是什麼？就是政策，就是規劃。同時，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都有自己一定的自主權，在語言方面要行使這個主權。可是如果個體有一種強烈的要求，願意承擔經濟的或其他的後果，我們也不能禁止。我曾設想，從寬泛的角度講，如果有一個人想用斯瓦希里語寫一部煌煌巨著，又有出版社、印刷廠可以排印，我們禁止他嗎？恐怕即使印出來了也沒有人買，就會自動退出了。所以不會所有操某種特殊語言的人到另外一個地區要求和當地主權所確定的語言爭取同等的地位。因此，所謂的語言權利平等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由於語言也是個人的現象，因而，個人應該有順應、維護社會暢通交流的義務。也由於語言是個人行為，作為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每個個體應該尊重群體和其他個體的語言權利。

第三個問題，語言時刻在變，幾乎不分晝夜，每分每秒都在變。漢語，十三億人中經常使用漢語的，把它作為第一語言的，差不多有十二億。在運用語言的時候也就時時在創造。而且由於種種社會的、歷史的、地理的原因，這種變化創造在語音、詞彙、語法諸方面都有。現代漢語的豐富就是祖祖輩輩不斷使用、創造的結晶。任何地方實行某種語言政策，進行某種語言的規劃，基本上都是滯後的。制定規劃，要通過學者的研究、政府的研究、立法機構的研究和審核，最後形成一個東西的時候，語言已經發展了。發展有漸變有巨變，有顯性的變化，也有隱性的變化。由於它是全民使用的，是社會現象，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制定政策規劃的時候對於一時的變化可以暫時略去不計。由於語言的漸變可以積累、醞釀成巨變，因此語言規劃、語言政策要不斷修訂，修訂的間隔，不能是三五年，甚至不能是一二十年，有可能是幾十年。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制定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時候要慎重，要想到幾十年後的情況。誰是算命先生呀？幾十年後的情況就要靠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這一部世界上少有的國家制定的語言文字法——我有幸從提案，到立案、起草、修改，一直到通過，全程參加了——在這部法律當中，就有對過去情況所做的滯後的歸納總結，也有對未來的預測。因而，這個法出來後各方面的反應，壓倒多數的是正面的評價，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學者、語言文字使用者還有些意見。這是因為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立一個法，要適用於 960 萬平方公里，要適應變化中的事物，不可能人們百分之百，千分之千，萬分之萬，十三億分之十三億，異口同辭。

第四點，語言對社會進步和停滯起到人所不易察覺的影響和作用。中國由於一向是一統的國家，遠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已經形成了完整的一統的觀念；在中華民族蹣跚前進的過程中，我們的語言和文字——一會兒還要談到文字——都起了極其巨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的祖宗很早就注意到語言的統一和對個性的保護以及不同語言的風格。《論語·雍也》篇有這樣一句話：“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當孔子讀《尚書》、吟誦《詩》的時候以及在正規場合，都用雅言。這說明孔子除這些場合不見得用雅言。

至於當時的雅言和非雅言是什麼情況，可惜那時沒有語言的描寫，沒有記錄下來。我想“非雅言”很可能就像現在校園裡落堂以後同學們聊天的情形。但是當他面對導師和旁聽的同學，這時說的一般是雅言。《澳門日報》我是常讀的，我看大部分文章就是雅言。個別文章用廣東方言寫，是不是“非雅言”？到近代社會，有的國家和地區開始確定用法律的形式確定通用語或官方語。例如澳門在回歸之前，官方語言是葡語。從孔夫子那個時代，到歷朝歷代，都有語言規範等等的政績和事實。爲什麼社會和執政者這樣重視語言？語言對一個社會的凝聚、進步，或者反過來看，對社會的斷裂和停滯，都有很大的隱性和顯性作用。

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是爲後面要講的做些鋪墊。

現在我談第二個大問題：澳門的語言生活問題。

我剛才講了幾句蹩腳的廣東話。在這幾句話裡，有著原非漢語的成份。我的——我嘅，我們——我哋，這可能是古越族語，百越之語，包括古侗族的語言，被我們吸收了。語言時時刻刻在變化。現在港澳歌星的歌裡開始出現“我的”，就是吸收了普通話。我注意到近二十多年來香港語言在變化。從前說“你行先”，現在年青人說“你行先啦”的似乎在漸漸減少，有的說“你走先”，“走”也是普通話，有的乾脆說“你先走啦”，語法都是普通話的了。對這種變化要尊重，不會受到指責；哎！怎麼說話不是“純正”廣東話了？誰也沒有這個權利。我用這樣一個生活當中的例子來說明，語言是極其複雜的，語言時時在變化的，我們每個人也都在創造。感謝劉德華這些影星、歌星，把普通話吸收到廣東話來，讓廣東話更爲豐富了。

書歸正傳。談澳門的語言生活，不能不涉及到它的書寫符號——文字。我對澳門未來的語言生活，語言規劃、語言政策，有一個預測，類似 90 年代初我在香港答記者問和在研討會講演時提出的對香港的預測。有了那次預測的成功，增加了我對澳門未來語言政策預測的信心。當時我說，因爲要回歸了，已經倒計時了，香港很多朋友擔心粵語的地位，我說不要擔心。在座的黃坤堯先生，不知道你還記得不記得，有一次我在貴校作講演，後來在香港大學作講演，我都說香港未來可能是三語雙文。我看現在大體還是這樣。

那麼澳門呢？我估計是四語雙文。雙文就是繁體字和簡體字，四語是普通話、粵語、英語和葡語。這個排列順序，是有輕重的，下面我要解釋。未來的四語，可能是不分伯仲的。那麼，為什麼把普通話放在前面？因為這是澳門回歸之後，由中央政府實行國家主權，這對於個人的語文生活沒有直接影響，但是從澳門社會及其發展和經濟建設上看，和祖國內地關係越來越緊密，不僅僅是投資，也不僅僅澳門同胞北上求職，還有反向的，大陸的人到這裡來旅遊、投資、讀書或定居，會越來越多。積澳門 11 年的經驗，祖國發展興旺，澳門就經濟上升，社會發展。因此可以預見，到 2050 年，澳門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和祖國內地的交流，將是澳門和外面交流裡面首要的，是最大量的。這個時候，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語言，作用就越來越明顯。大陸開放以後，我第一次去香港，在灣仔一帶找一間餐館去和朋友見面。當時我對粵語一點聽不懂，更不用說講。用普通話向路人打聽餐館在什麼地方，對方聽了以後搖搖頭，意思是聽不懂你的話。見到一些老人家，我用英語問他，老人家用奇特的眼睛看著我，也搖搖頭。還好，後來遇到了一個落堂的大學生，我講普通話他也不懂，用英語，回答我：“follow me”，我就跟他走，原來我就在那家餐館樓下，只不過要走立交橋，再通過餐館的過道，很複雜，他給我帶到餐館門前：“here!”。現在我想起那一幕還感慨萬千。現在香港和澳門與大陸交流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了，變化真快呀。什麼原因？香港普通話推廣得很快，內地對粵語多多少少有一點瞭解的人也在增多。因此我說，未來的規劃也好、政策也好，總結過去，面向未來，估計今後普通話在澳門的地位會逐步地、迅速地上升。但是粵語不可削弱，因為粵語既是方言，或者說是社區語言，也是家庭用語；任何一個通用語言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能照顧到每個地區、每個家庭所要表達的最細微、最深刻、最富親情的東西。這個時候方言就起到作用了。所以當我們出國訪問的時候，如果耳邊、身後突然響起廣東話、閩南話，儘管不太懂，也知道這是祖國的語言，馬上會不由自主回頭看看，互相笑笑，招招手：在異國他鄉遇到同胞了！曾經有一段時間廣州為廣東話還起了小小的紛爭。不用擔心，推廣普通話絕不意味著消滅方言，方言永遠不會消失。但是，方言也在變。例如